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九

明 劉昌 編

馬文貞公

碑誌

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銘

皇帝御奎章閣詔大學士臣阿榮若曰御史中丞臣世安事朕日久克庸祇畏相彼世傳諒有啓迪之者其令臣祖常爲文以刻於碑臣祖常北向受詔迺屬辭爲碑

之文以應詔曰皇帝將勸忠於天下俾人知善後之道兹千萬世慮匪私於臣世安也謹按中丞臣世安姓趙氏始居奉聖州之礬山四世祖柔當金季朔南淪胥爲丘墟矣柔團結義民柵險以阨其兵衝使不得犯爲便道以給薪水如平時鄉之人頼以全活者億萬計會天兵下紫荆口柔率義民歸行省八札且以單騎入各堡砦諭逆順各堡砦豪長皆弛兵來歸我行省行省以聞制授龍虎衛上將軍真定涿易等路兵馬都元帥佩金

虎符兼總管銀治再進總管諸處打捕鷹坊加金紫光祿大夫有子六人長守賛佩金符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仍總管大都保定打捕鷹坊次守信忠翊校尉廣宗縣尹人戴之如父母焉次守仁蚤卒不仕次守純官百夫長次守政榷打捕鷹坊府職一學老子法有道提點汴之朝元宮以方外故不名守賛二子長謙襲總管打捕鷹坊次晟善治民作縣安喜鋤其武斷鄉曲者縣在畿甸上下稱之選為行監察御史再遷監察御

史山東道廉訪副使燕南道廉訪使以年改翰林直學士遇公卿輒指言時事利病不休也守信二子長貫蚤卒次簡今洺水縣尹貫子世安迺今中丞守純三子長還閭官百夫長次遷閭提領打捕鷹坊次山閭蚤卒守政二子長允昭信校尉保定路總管府判官次寀總管大都等處打捕鷹坊維趙氏以國姓世系綿遠譜牒無考北土尚質復不肯以姓之顯者爲所出故奉聖趙氏自元帥以下遷卜珠顆山之陽已而又卜宅於龍安今

遂爲易州淶水人淶水趙氏雖四世爲郎官大夫然自
中丞起家給事禁闥侍武宗皇帝冕服即蹈規矩言行
有常事今上皇帝於潛邸勤勞夙夜夷險一心天歷之
元皇帝入正大位徵拜參議中書省事旋入中書參知
政事上讓位居東宮改詹事丞領典用監卿復入中書
參知政事領經筵事陞拜中書左丞入臺爲御史中丞
官資德大夫立侍正府以中丞兼侍正光顯榮遇在廷
鮮倫而其折節下士蓋有人所不能跂及者令典官第

二品得封二代異恩特封三代焉曾祖柔追封天水郡公謚莊靖曾祖妣南氏追封天水郡夫人祖守信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康惠祖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父貫贈榮禄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魏國公謚貞憲母劉氏追封魏國夫人臣嘗讀古書歷徵紀載年表列傳臣事多矣其際會者不一或以戰多或以民庸或以文章或以勤勞或奮於功名以垂於簡牘夸者謂各以身致亦無有不奕世載德爵位不

大以蘊蓄託陰於後昆者也古則達矣臣又幸得備從官聞世祖養德王藩時則有若姚樞趙壁仁廟則有若李孟斯亦雲從龍而風從虎矣其濬源豈無自哉要之必本於仁而其傳自遠也傳曰活千人者有後元帥生逢末世手搏鬬諸盜以完黔首者衆矣奚啻千人哉則其後碩大昌熾遭遇聖明以成其名以顯其親者揆之於天道何疑焉中丞今一子曰亨提點太府監内藏庫臣祖常辱列侍御史每從中丞在官日聞論議持平臧

否於疾言遽色弗之有也詔既命臣爲文臣敢舞蹈百拜而獻銘曰

有趙之裔北遷於南淶水亢宗元帥多男赫赫元帥叱咤風霆柵木壘石保有萬丁鬬賊於原完我耄倪自頂及踵膚無一疵豈無膚疵又無凍飢便其薪蒸食飲以時活人萬億歸我行省天子曰嘻予大肆眚凡厥逋逃悉來奠居申命元帥金紫縣魚有善有慶具美於肖分憲尹氏咸樹官政廣宗之郊土瘠而磽膏以糞壤衆桑

咸苞民樂趨事戴以父母迄今有歌興於田畝安喜繼
武實爲弟昆鑠其頑礦使民不宛司徒魏公隱德於躬
鍾美集厚全天而終發祥中丞事我皇帝兢兢翼翼夷
險不二皇帝曰咨咨爾臣同我篤爾先維以勸忠移孝
於忠培植基本爾臣銘之告於公衮

敕賜大司徒薊國忠簡公神道碑

公世出朔北屬輝和爾小字孟古德濟初公父多喇珠
從高昌國王內附當我定宗憲宗之時以未用中夏文

字多喇珠始用其國記畫言語爲𠃰書習諸部人世皇在潛邸亦頗講於其學多喇珠旣卒廼敕使者召公朔北公至上手公入便殿謂昭睿順聖皇后曰是兒幼貌偉絶肖其父宜出入屬侍闈朕不忘多喇珠也久之以能世父業命以其書職教内諸御出宫人呼塔噶妻之至元十年特命公提點資成庫階奉訓大夫主尚方幄殿仗宿屋令十五年詔改資成庫爲尚用監拜公太監階中順大夫十九年遷太府太監廿五年又改尚用曰

中尚仍拜公太監進太中大夫未幾遷中尚卿階嘉議
大夫尋命兼知太府監事階通議大夫成宗在位思顧
舊臣以公久勤事特授正奉大夫進秩二品時上省方
陪都嘗清暑西華門見公第庳隘衛屏飾不稱遣近侍
諭公曰朕固知爾能守貧然家苟不給當朕言毋諱公
謝曰臣材亡可録者被先朝恩冒有俸稍廪旣以給衣
食乗堅策肥若疇人子姪非不有所欲顧以無能不敢
浮竊厚貺爾上聞益賢之武宗至大元年詔陞中尚監

爲中尚院就拜公中尚院使三月拜大司徒進階榮祿
大夫從一品秩公以位泰固辭不許仁宗奉昭憲元聖
太后入平内難名公計宜降福宫公從容籌對多援祖
宗訓實及制事御統之變其語罕泄不傳皇慶元年仁
宗即位復拜公中尚卿每給事直宫對上必懇陳治要
與國政在顯位無益於民者指切言之上亦以公宿貴
有德者多味公言敕中書賜以楮幣萬緡公又謝曰臣
自以爲置肝腦不足酧上德日兢兢不敢有墜言汙履

以孤累聖之眷故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服事寧幸財於無功耶上固勉之終不受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薨於昭回坊之賜第壽七十有六初葬順州第四鄉發信材之原元統元年四月公第五子監察御史塔納始買地於大興縣燕臺鄉艾村原作爲塋垣樹列翁仲石儀舉公及夫人之柩葬焉於是臺臣以聞有詔贈公銀青榮禄大夫太保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簡夫人呼塔噶贈薊國夫人仍命具公行壽善勞世族

官治樹文於碑刻之神道以假寵公之孫子塔納以監察御史某之狀以請臣論次其言曰我國家肇奮朔土車輿廬帳冠帶裘服以旦暮從事於四方有攻伐之具有守禦之備軛牛軺馬必物其足力毳革筋木束轃之器必權其功呰節比協材必皆良而後用故國初即設官以典焉蓋一代之制不比於衛尉太僕乘黃守宮令供億於祭享會朝幸畋而已公以朔北閭族受知世祖自少以至於老曰賞成曰尚用曰中尚未嘗一歲去他

官而尤悉力以勤其事不以久而不足狃也其知此者乎夫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其官官非久則無以習而知其事故下無所馴以安其治其弊賢者不能以及於功不肖者罪不積於著而免天下之不厎於理其不由是歟臣觀公之久於其任任之之專而得世祖任官之意焉雖然在位者非其人而恃久以爲治亦未有能治者也又觀公之善於其職與其廉取辭榮而得公之爲人焉信公之言以質公之行則其賢遠哉是不可使無

銘也巴公有子十人曰明理忠翊校尉監重慶路瀘州曰拜珠巴哈亞中大夫監安豐路致仕曰禿忽赤奉議大夫監南陽府裕州曰達努武德將軍監汝寧府光州曰塔納奉直大夫監察御史曰托里布哈曰太平曰奇稜布哈未仕曰托布哈曰齊達勒布哈曰奇善皆夭女一人爲監薊州名工都之妻孫男十四人曰托和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曰托克托忠翊校尉同知宿州事曰和托曰呼圖克布哈曰都哩布哈曰布爾罕和爾曰萬僧努

曰華善曰吉楚克曰雅克特穆爾曰達繖曰芬濟瑪曰班巴爾曰孟克特穆爾俱未仕曾孫七人班廸承事郎昭孝營繕司大使曰華善曰興格曰沙克善曰哈尚曰觀音努曰福善俱幼嗚呼公既顯榮壽考以終其身距今甫二十四年而後嗣之蕃衍盛昌若此塔納又能修敏質勤以名其官方嚮用未極非其力勞而報約之徼耶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臣攝官御史中丞塔納在察院故於其請奉詔不敢辭遹再拜稽首爲系

之銘曰

位藉而勩世不必久也公不以久而績益懋也寵貤而豐人寠斯受也公不以寠而廉自厚也夫惟其賢宜有壽也既碩既延公多後也燕臺北鄉墓焉公藏窆改於卜龜食惟祥曰貴與財孰碩靡懷貴驕財恃式貽身哀維公則否維志之求敢告肖續禔公之休

敕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勲之碑

元有佐命元勲之臣曰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巴延宏

又帝室有猷有烈輔理旬宣弼諧寅亮小心夙夜幾三十年人用揄誦延兹休聲蓋古所謂社稷之臣也上即位之明年制詔御史中丞馬祖常若曰臣巴延有勲德於世宜文諸石以勸有位爾言不誣其令有司具其翊我文宗中興之賢勞及其世閥行治序次之臣祖常受詔百拜退爲文以進曰初文皇帝以武廟之子出居南服民神咸思依歸焉王時以平章政事佩虎符節制江淮諸軍鎮汴故太師太平王右丞相臣雅克特穆爾建義

迎文皇帝於邸使以告王王即檄下諸郡縣便宜發民丁給衛士聚芻糗金帛驛輸之用地不足則貸商人貨約償倍稱息又許民折來歲賦充上供殺諸不用命者奪之官日櫛盥介胄坐省中指竿釐劃節警近廣儲峙浚湟壘堞剗鈌弗完治使堅夜臨按盡五鼓下不遑寐雖葺礫械鑰之微服饍餼享之具必曲殫其心力别募虓勇五千人往扈趕於道始察里爾者有貳于上屬乘傳來京師遣部人蒙古布哈伊埒台羅壘遂殺之尉氏

館平章奇嚕右丞伯奇特穆爾以私持時銳鈍疑沮王王手刺死之榜於衆以舉義事戒有司奉行毋忽民翕然引領幸上之來朝夕急而參政圖卜台萬户明安岱爾欲連兵圖不利圖卜台手刃坐王下數數睨幾刃王王起拔劍擊之走追斫其右臂殺之以狗取所佩符節整齊其部兵得驛馬千二百騎下明安岱爾獄使聞上恍甚遣薩里布哈拜王河南行省左丞相是年秋八月廿日大駕臨御汴王擐强櫜鋒率汴父老子弟導上至

汴邸掾階下諸陪從官帥卒吏賞予各有差百給物罔有纖鉅畢取如寄而汴人且嘔吟市易殆不知載休之大而勞也明日上解所被金鎧御服寶刀及海東白鶻文鶻爲賜王趣勸上曰神器虛久請亟北轅以主宗社迺䟽車徒嚴約令麾畢羅絡扈上渡河道計日以息至則頓遞供張靡一不具士無敢譁以息而民扶攜望拜歡呼如恐後越七日駕還宮以九月十三日正皇帝位詔天下改年天歷大業遂定加王銀青榮祿大夫河南

行省左丞相尋拜太尉賜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萬五千緡加開封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使明年正月拜太保加儲慶使尋又賜白鶻文豹降虎符加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時上以天下讓明皇帝居東宮拜太子詹事太保官階勲職悉仍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九月加儲政事三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特命王有大勲勞於天下凡飲晏賜以月脫之禮國語喝盞也王定大難誅戮既多宜防

不測賜集賽岱百人摩哩齊百人阿斯罕百人俾朝夕宿衛王左右以備非常仍賜黄金雙龍符其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組以寶帶令世為明券又命尚庫庫楚王之孫女二年八月進封浚寧王加侍正府侍正十月加昭功萬戸都總使十二月加宣毅萬戸府萬戸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故金符三年十月加徽政使元統元年六月今上踐祚以翼戴定策之勲越二日拜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兼奎章閣大學

士領學士院太史院總回紇漢人司天監事八月加領
經筵事十一月改封秦王二年正月加威武衛親軍都
指揮使太師總餘職佩符領軍如故王昔十有五歲奉
成宗命侍武宗於藩飭躬盡瘁不自暇逸勞任愾使必
先諸御人仁宗王明宗於周命王爲周王常侍四年拜
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拜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浙行
省平章政事七年拜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又
拜南臺御史大夫泰定二年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

年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在汴所至索政所宜施利害與民舉除之而宿姦碩豪異時常矯虔以毒民者往往褫魄去懼罪之將及已故四海之人靡不相爲鼓頌而被惠之邦尤嗟其來之暮而以不久留爲歎且望也父曰武宗嘉愛焉大德五年從武宗北征與海都軍戰特濟庫地戰哈喇台和坦地斬虜最諸將十年部將烏魯斯錫巴爾等遁王追擊之錫巴爾格鬬不下王數戰力至實喇布拉克地錫巴爾降即不殺十一年武宗自和林入纉大

統錫名曰巴圖爾拜吏部尚書巴圖爾國語雄武也至大元年改尚服使其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十一月拜尚書平章政事特賜龍虎符領右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正月加官特進延祐三年錦濟勒總宿衛興聖太后宫皇贈懐忠秉義毓德衍慶惠迪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鄭王謚忠懿妣揚珠濟農鄭王夫人大父曰青海故領軍百户從憲宗平宋攻合州釣魚山戮力王事以殁皇贈守忠翊正效節宣力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王謚莊順妣呼喇濟河南王夫人曽大父曰塔瑪噶圖給事宿衛皇贈服勤翊衛秉信基德功臣太傅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追封陽翟王謚敬簡妣呼圖克陽翟王夫人元統二年上猶以恩禮爲未稱也令有司更議進封曽大父曰服勤翊衛履信基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陽王謚忠靖妣淮陽王夫人大父曰推忠宣力同仁效節勤遠功臣追封淮王謚忠襄職階勲如故妣淮王

夫人父曰推誠秉義協恭保德翊運功臣階勲爵謚悉
如故咸有褒辭以示殊禮正室夫人克呼扆氏加封秦
王夫人故丞相額森巴哈女故太傅右丞相圖克勒之
女弟兄四人長伊蘇德爾平章政事留守次蘇尼台次
雅克特穆爾中政使次嘉琿廸尚服使皆世弟二人巴延
台蚤卒次曼濟爾台今御史大夫子男二人長巴拉錫哩
次沙克嘉錫哩咸備宿衛世摩爾奇特氏夫以王之忠
清粹德輔翊累朝孝友於家嘉靖於國禮以自持義以

立功董萬事之紀成熙洽之治爲一代之臣宗而又捍王定策之大勲著在我國家信史有載鼎銘是刋宜也矧又秉國鈞撣化澤佐我天子於未艾則夫爵有王土極此光耀寵榮以鑠休美於後世不其尤宜哉古稱有社稷臣者王之謂矣國家平康百有餘年君臣之際於斯爲盛天子名碑首曰佐命元勲臣祖常文其敢辭謹齋沐而獻銘曰

赫矣文帝龍奮於南雲雷經綸家難用戡梁奠中夏八

方之樞一有猰貐則梔我徒豈梔我徒民胥於痛匪直於痛將數我大謨有嶷秦王殿師於梁襲甲於棠斬其無良合兵在郛秣馬在廐以迓我元后則罔不奔走元后戾止耄倪郊迎弓矢鈇鉞彖簾鸞弸大勞兵士牛酒金帛費歌於區農嬉於陌艤舟河滸讙帝之來神工授能瞬茲濟而帝曰王賢汝久服事相予有家式殫勤瘁予聖考武皇惟王之嘉大纛攸指愾無留遮外官蕃垣焱其鷹揚奉予一人烝徒皇皇虎旗龍章日月之光帝

車載安言畱上國廟見告主配天建極乃肆大眚乃旌有德王實左右以毗以翼皇帝曰嘻晝日三接鎧服寶刀金篆符節往總予揆施我民禔獰者以恬呻者以懐孰降劄於下鼎湖攀號時定大策王實焦勞肆聖天子文皇帝是似乃圖王封繹彼世祀山川土田南國之涘曰佐命元勲惟王實有天子詔臣臣揭碑首臣辭不誣庶以永後作秦王考以續周卣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勲之碑

皇帝御興聖殿制詔中書省臣曰惟太師太平王中書
右丞相臣雅克特穆爾以忠孝世臣戴予中興功在社稷
其令臣祖常文於碑以昭示無極焉臣聞帝王受命天
必儲瓌偉絶世之資將相之才與之會遇以成大業如
我太祖世祖英傑智謀之士聯裳充庭以爲一世之用
者豈非天哉天歴元年戊辰皇帝將正大位天人合應
丞相臣雅克特穆爾以八月四日甲午率勇士十七人兵
皆露刃建大義於禁中迺誓於衆曰武宗皇帝有聖子

二人孝恭仁丈天下大統當歸之今爾一二臣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手捽平章額卜德哷勒巴延徹爾縛之分命勇士執諸疑貳者咸下獄待罪籍府庫錄印符空百司皆入内以聽命其日屬學士臣明埒棟阿等乘遽迎皇帝於中興路密以意諭河南省臣而稱臣勸進者接踵於道左矣癸卯弟薩敦子騰吉斯皆棄其妻孥來皇帝以是月之甲辰發中興以丁巳至京師比至浹旬之間兩以左右矯稱使者南來者云駕巳次近郊諸王及

河南省臣萬户各以兵從民勿譁驚兆來者云皇帝大
兄且至於是中外翕悅而衆志定矣九月庚申諸侯王
王禪將兆軍軍榆林西丞相出師彼未及陣趣薩敦馳
入營壁衆潰追之懷來戊辰敵入千門鎮闗薩敦赴之
戰薊東敗之十有三日壬申上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受
百官朝甲戌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中
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黄金五百兩白金
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雜采二千匹白鶻

一青鶻一文豹二承詔將大軍東出薊討圖們德爾平章即日就道乙亥宿三河夜二鼓偵者報王禪兵奪居庸關略大口丙子裹糧趨榆河未戰聞大駕出宮將親督將士亟請見上奏事曰凡軍事一以付臣願陛下班師撫安黎庶上旋還宮明日丁丑指揮使呼圖克布哈塔海特穆爾同知台哈布哈陰構變未發事覺械三人送闕下斬之巳卯與王禪前軍戰榆河勦之追殘兵於紅橋北阿拉克特穆爾槍刺馬前盤馬斫之刀中左臂部曲華

善斫呼圖特穆爾亦中臂二人皆驍捷將也㑹日晡就宿戰所庚辰上聞之遣使賜御衣一襲慰勞甚渥兩軍隔紅橋水為營辛已合兵鏖戰白浮之野大敗之手刃七人夜二鼓盡呼裨將阿拉克特穆爾博囉齊伊勒吉使將百騎風上大譟亂以鉦鼓箭射營中自相蹂躪至旦始悟壬午天霧王禪等得棄甲北走癸未兵復集我軍列白浮行伍立如植木敵不敢犯至夜又命薩敦出其後南向巴圖爾托克托穆爾出其前北向鼓譟大呼吹銅

角雜人馬聲彼營軍不知計又皆夜相射旦乃西走巴圖爾者華言猛士也甲申襲王禪兵於昌平北上遣使上尊酒諭旨曰丞相每與敵戰親冒矢石殆不虞奈宗社何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丞相曰凡戰臣先之敢後者臣論以軍法是日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乙酉去衣履徒跣求生者又萬餘人王禪遂單騎亡入北山發也蘇達拉額布勒薩敦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準塔台庫庫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丙戌先令薩敦進以

大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博囉特穆

爾蒙古達實特穆爾薩喇屯四大將縛兩手載於馬

鞍獻上天子斬之降者萬人餘兵四散夜遣薩敦托克托

穆爾遮虎北口要其歸途丁亥諸侯王額森特穆爾及

圖們德爾驅萬人薄我畿甸跳梁通州城下十月己丑

朔日晡彼方憩馬我軍直擣之不及抽一矢東渡潞水

而逃庚寅各面水陳兵不戰辛卯宵遁我軍渡潞水襲

之癸巳再與諸侯王太平額森特穆爾多羅岱及圖們

德爾塔海血戰檀子山棗林騰吉斯從殺太平於陣中餘夜遁甲午薩敦托克托穆爾將兵追捕乙未諸侯王呼喇岱指揮使阿喇特穆爾安圖自紫荆關口犯良鄉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馬上食馬以囊盛草粟繫馬口且行且食至蘆溝呼喇岱兵潰凱還都人觀者拜者塡道入見天子無矜容焉上大悅己亥進封達爾罕太平王以其地爲食邑降制褒美功名烜耀刻黃金爲印章以寵賚之珠對衣寳帶一具答喇罕華言世貸之也

圖們德爾復入虎北口戰檀州南殲之萬户哈喇諾海以截下兵降殺圖們德爾函首京師誅呼喇岱阿喇特穆爾安圖多囉岱塔海於國門之外齊王裕嚕特穆爾元帥布哈特穆爾乃起兵嚮開平曰皇帝正大統於大都矣汝等知乎姦臣道拉實因首請死十月廿有二日庚戌奉皇帝璽來上天下業遂定明年已巳上固讓位於大兄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臣薩勒廸致讓奉迎三月戊辰丞相護皇帝璽於北土明宗皇帝嘉之拜太師官階

如前迨明廟上賓皇帝涖昇大位一歲之間爲天子佐命兼揖讓征伐之事而使中外清謐華夏乂寧者茲非天儲其才使與受命之君會遇以成大業者歟文未奏上詔賜定策元勳名碑嗚呼盛哉臣祖常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帝應天赫矣龍奮風霆不驚受命啓運曰皇考武皇御極維昌靈在天維祥神在廟維享右厥聖子弗畋以逸弗燕於室海上浴日車環周逵陰隲我民上帝監觀

儲兹師臣維兹師臣出將入相戴我天子征伐揖讓桓
桓于于有亟有徐露刃袒呼虎旅疾趨建義禁中羣疑
未同縛二三臣誓言於公曰大統之傳武皇帝有子天
序秩秩孰敢干紀聖祖明訓封建伯叔分地車旗屏翰
外服孽臣萌芽交構我家神怒而憤民恫而嗟于徒于
旅闞其如虎仗忠履順有弗義者斧地官金帛司馬介
胄於時廷臣先事恐後大車出之軍容大施扼其重關
使不得突馳羅絡森峙戰守攻具潢池弄兵悉衆來赴

載同我馬東北之野斬鯢戮鯨血螆地赭褫衣跣徒曰
降萬夫號泣草間丏其完膚皇帝曰嗟丞相汝勞晝日
三錫寶帶珠袍丞相稽首是皆帝祉驍將賈勇及我弟
與子十月日吉來上玉璽姦臣歷顛泥首就死奠茲海
寓登世萬千矢辭貞石元勲之宣元勲之宣開國江壖
子孫保之維善慶弗愆

傳

息吒傳

淮北堧有州曰息先息國也居申蔡沈頓胡黄之間自古國有南北分則受剿焉以是地大壤曠蓬茅聿興天元視四海爲堂陛力田之甿多就墾焉有甿嫣姓於凡甿中最稱善播種事致殷厥家然大都世之靡麗奇瓌淫治纖豔可酣可嗜者一切無所好俄爲子求婦甿翁謀於其媪曰今兹東家女清婉靜淑姿美甚年且盛可當吾兒須名媒氏通殷勤頃之果召媒氏往問媒氏乃過女父母家匿所過事陰覘女子病瘻腫至不辨頸頷

背如負箕腹下垂如魁目黑白不分色漆墨率自項及踵無一善相媒氏竟去報聘子婦者曰所問女不足當郎君萬一具言狀其翁媪反訾媒氏謂間諜兩好且繩女子有柔德能女功不論色也仍名他媒氏往他媒氏性駔儈善佞承戒過女家既見女父母詫陳國嬀氏聖舜苗裔今家同姓之國淮西堧有畝栗十鍾地百頃貲巨萬其子復手姿容多才藝門下女妾孰知儻毋靳賄我俾二姓合好則門下女專有其家父母如所請期受

聘金日半相餽他媒氏還報曰女子玉色豐頰巧笑美目騰光古毛嬙西子不敢近乂刺繡剪縷朧騰芼腊極天下之工味顧亟聘無怠否則爲王侯夫人翁媼喜不任比聘女先出束帛勞他媒氏乃别奉白玉二瑴黄金十鎰純繡釆稱是請日納聘雜凡翁媼内外族暨里閈所善聞之皆切笑相與圖告翁媼云他媒氏言斜於情先媒氏乃摘實耳翁媼俱不聽命其子遂婚迎成禮女子既歸夫家謁舅姑不我陋貞夫之覯我之不灼也讐

族里之宿毁嚚我也大肆專妬日淩其夫凡夫黨之登其門者壺漿亦不饋焉惡聲章著醜狀百出雖夫之女兄弟佩履聲過户外亦恚恨不解居半歲舅姑怒於堂夫惡於室諸所與無不欲速其夫之出之也久之沉憂積思行吟悲歌無所寄託於天地之間屬淮濱大水因自溺死世之女子至今毒道焉太史公曰傳稱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吾徵諸古君子可信使此女幽閑貞懿以組紃

爲事不害其爲賢也庶幾尚德之君子亦娶之矣何乃用媢道賄媒口進於夫夫初不灼見厥醜久鮮不敗彼舅姑者擯良媒不聽信讋於他媒氏納陋婦終致貌行不可掩積怨交惡稔禍室家宜乎世之出婦也多矣

附錄

敕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許有壬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馬祖常早擢高第歷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賜碑紀德庸示報功集賢院以聞制可命臣有壬爲文臣元爲書臣起巖篆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壬託知尤厚始以學士被命繼冒承旨皆職紀述其敢辭

公字伯庸世雍古部居靜州天山有錫喇濟蘇者高祖

也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桓州刺史廟賜褒忠子孫因官以馬爲氏曾祖烏呼訥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謚忠懿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妣湯氏追封梁郡夫人梁公官浮光因家焉公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見燭欱燒屋解衣沃水滅之人歎其異蜀儒

張公頒講經義貟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張公奇之科
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冠也授應
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拜監
察御史仁皇久正辰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請公
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雖有懷姦
利己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
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廟爲
皇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

公首知其盜覵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宗震怒罷之黨與之布要地者皆論列黜之端人昔與牴牾而擯斥者請拔用之泰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動之豈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家居待罪薦賢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罷雜事於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縣尹欲中傷之退居浮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

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内出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尚書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爲右贊善復禮部尋辭歸天歷初再使名爲燕王内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號得人參議中書省事參定親郊典儀充讀祝册官禮成賚金幣拜治書侍御史賜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内庭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徽政副使拜南臺中丞今上即位名議新政賚白金爲兩二百楮幣爲貫萬金織綺爲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中丞以

公疾特免朝禮命光禄日給上尊知經筵進説必陳經史大義叅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刻其僚禁酤時面有酒色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氏訟閫以事闕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没入其田廬請歸曲阜陵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郎至資德大夫至元四年三月丙午薨於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四月壬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今贈謚

配索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事郎湖廣行省檢校官文子徵事郎秘書監著作郎孫男三女二公言事剴切嘗建國人暨諸部旣誦周孔書當尊諸母以厚彝倫兵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人挽强蹶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不用識者韙之至於論刑一本哀矜嘗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徙未蒙殊渥當驗情遇恩内徙漢人滿百執弓矢獵者死不及百者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衆之條又復爲此是錯綜綱

羅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夫死者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譽髦斯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爲文精核務去陳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玉食之賜嘗進擬稾爲之歎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集若干卷臺檄刻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貢舉國人

而下列爲四色國人洎諸部爲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
公雖右榜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且其爲學初不爲
貢舉也以挺特之資丁大明之會褎爲舉首馴至達官
威重足以鎮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教
設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祐之初爲盛也不幸壽僅六十
未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北萊芃生其中部族有儒文
貞伊始文貞之世翼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延昇

至公有文無擳嶄然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碎
甕益習以進益混以澣不溺於流而登於岸先秦兩漢
華咀實擷天籟泠厲石湍激洌天子有詔乃興乃賓實
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館職倏歳多冠以爾枘鑿安我
考槃遯心浮雲東帛空谷春坊翊贊經筵啓沃皇格於
天公司其度俊造鑑衡風紀砥柱厖恩異數川委充溢
云胡修途六十而柅既易其名亦大其封於光之原賜
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誣惟爾

部族文貞有蠲敘倫敦典益介戩穀

昌至光州閭城南十五里有馬中丞墓問之儒官邑老不知中丞為誰既發光州抵固始將還至光山尋墓謁之作詩以寄意持節行辭古弋陽五更燈火照浮梁城臨臺殿僧鍾起水映星河賈船長一鴈叫霜秋寂寞亂雞啼月曙蒼涼秖應又轉南巡轍御史墳前致辦香成化乙酉春昌在古期思城書

馬中丞墓在光州西南十五里碑石趙孟頫書不
知何人誤闊可五六尺厚二尺餘高可丈四五已
斷裂加剝蝕不可讀墓前二三百武亦有碑埋土
中首微出土上令從者發視之乃故御史中丞贈
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
公謚文貞馬公神道三十三字皆隸書大如盤完
好無缺始知爲馬祖常墓無疑遂名其左右居人
責問皆云廢已久矣因使叢置諸斷石爲屋覆之

復下文於州中加修祀云懷賢清淚拭初乾獨訪遺踪駐馬鞍雨蝕斷碑苔漠漠雲埋高冢草漫漫立言有要名應遠蔭後無餘志豈安怪殺白楊愁思惡西風葉葉送秋寒二月十二日昌題於中丞墓石後

昌前至光州課士之暇過兵部右侍郎霍公宅公寫體薦禮飲昌昌因詢馬中丞遺事公曰吾宅故中丞公石田莊也中丞葬後子孫徙居關中不聞

以儒顯多習武間有為武官者亦不甚知名相對慨然久之且出所藏中丞公石田集示昌昌假歸屬録於州守今表於集中者是也踰年至彰德始得許文忠公所譔中丞公神道碑并附焉成化丙戌昌在太行山石壁下識

昌在光州時謁司馬文正公祠有詩云三朝名德已尊崇祠廟深嚴近學宮香燭薰春天地老文章歷歲日星同堂堂遺像生神氣耿耿孤心著朴忠

瞻拜移時勞戀慕可堪庭樹起秋風至古期思縣謁楚令尹孫叔敖廟又有詩云期思城裏弔遺蹤祠廟深沉動鼓鐘陰德已聞慈母教餘恩還啟後人封霜葭摧碧連荒草雨蘚沿青上古松讀罷殘碑出門去寒山漠漠水重重及謁馬中丞墓往返數日在大賢君子之鄉所以仰企德馨思一振厲者不容於心日暮途遠歸情浩然古人重知己之難遇而感不朽盛事之難成有以哉昌在菊潭題

壁

馬中丞文雄健典則雖其天分之高有足過人而當時師友之間如姚文公元文敏公虞文靖公袁文清公所以相輔而資取者不可誣也君子之名世道德功業文章三者中丞公盖兼有之夫既博資於人而其得於天者又清粹而穎敏以是而厲志於所向夫孰得而禦之哉讀中丞文為之俯首三嘆成化己丑七月劉昌在涑水書堂跋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　　明　劉昌　編

許文忠公

古賦

迷樓賦

予總䑋政廣陵禱雨雷塘掾曹汝霖從歸途說江都廢興荒煬始末周覽山川闤闠樓居之盛而又及迷樓焉傷而賦之其詞曰

有樂不縣積塵斷絃有美不御老醜備前於是前星晻
乎其無光少海一變而為田矣天厭隋祚憂不在敵胎
於心腹成於肘腋以五子一母列據雄鎮為可恃而不
知大都偶國為禍之尤劇方荒煬之好學接士也固莫
辨其真偽及其留麗華而怒高頬則惡緒已暴於中外
惜猛虎之不知竟為毛間蝨之所噬黄腸甫湊金合已
賜麀聚居廬龍飛天位弛然自放於九重之上天地萬
物無一物之可畏遂肆心於巡狩傅粉深宫笑江東之

諸帝車轍馬跡將徧九州北廵榆林旣讋其酋耀兵河右瀆武東陬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造龍舟伊江都之勝麗詎一豫而一遊天亦厭乎我民欲一旦而盡劉百萬億之蚩蚩乃生項昇之巧萃倕般於心匠委財幣於電掃按圖締構不日成之璇室愧陋摘星笑卑傾宮謝侈阿房讓竒章華姑蘇撮土何施建章柏梁廣猶可稽叔寶三閣華而不徹軼古罔後舉莫我夷於物靡曼於粲珍瑰寶帳散愁而延月復有酣香而忘歸亂晝夜於多

景鬱煙霧之霏霏晶熒奪目孰辨遠邇縈紆敧足曷明東西巢燕亦惑乎網户車羊尤眩乎竹枝弄臣肆誤以資笑阿媼雖習而猶疑入者罔識其所從出者莫省其所蹊一蟻逐肉林之臭一蜂傯花島之飛蠅遭拍浮而醉不可解舟入溟涬而維無所施又如鶬鶊不能悉鄧林之樹小鮮豈暇窮滄海之涯俊娥孰何妥之車錫名寔來夢之兒下俚稚女孰究其姓字如侯夫人之死者蓋漫不知吁嗟獨夫心蕩神疲尚能名之可謂曰迷昔在

帝堯法宫是作舜闢四門以撤壅遏明堂政令辟雍禮樂究義資訓德修罔覺遠不軌與不物寔儀刑之攸託三苗義和昏迷致兵政教不迷在書可徵威儀卒迷詩且刺懲盤盂几杖徵且有銘異哉玆樓以惡著稱謂真仙亦迷於此地何處通窔至不迷於厥行向使中原無叛天復假齡殆將作七千五百里之臺而盡糜天下之蒼生矣人不知過或肆無忌苟知其非敢作而遂觀其引鏡念頭頸之且斫觀天識圖儂之將至既灼然而自

知乃確乎其自弃葢柔終而無改過之勇厚極而有難開之蔽迷於心者若是其大迷於樓特其細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樓傾土平傷哉蕪城乃為之歌曰蕪城蕭蕭兮草離離繁華澌盡兮瓦礫不遺昔之迷不可復兮無俾世迷

闘馳賦

元統甲戌九日上幸後苑觀闘馳有壬適有奏對遂獲一觀退而為之賦曰

于嗟乎馳爾軀孔碩爾能實多龍斯夭矯山斯嵯峨生鄯善之絶域邈流沙而迅過日三百猶跬步輕千斤之負馱方炎風之熇毒劇熾人於札瘥爾乃即沙滅口警候匪譎度磧渴水口塵莫呿迹蹋而鑿涓涓盈科其或修程阻艱芻秣罔繼溲麫茹銜糾纏堅閉浹辰無饑萬里不憊校地用之凡茲寔氣禀之尤異者也蹏不介甲踣鐵其堅肉鞍㟪㠑雙峰矗聯復有傑出一峰歸然力倍恒品直當萬千其穹莫扳抑之即從彌耳伏地屈足

漏空累乘駢坐奚婢塞童毳繩掣鼻自西自東昂首噴
檝呼圖生風翠釜之珍其忍取供流潼甘馥馬酒醲醲
隨毳紉緝褐被域中風土既習字育日豐板裀其雛稚
紫茸茸冶銅象形僅得其槩疥不嫵媨劉文適類景純
著贊論功遺大歷唐及宋紀述未備皇元御天西北首
賓天笠效貢泉渠空羣魚魚連連列㕞雲屯千乘萬騎
灤水歲巡負鼓先聲服箱後塵背錦糢糊絡珠璘霦鈴鐸
殷地旌旓盪雲開闢而下有國之有駞者未有若我朝

之般也牧槖分職秩浮令丞負重致遠人知其能有知其出拔之奇搏擊之精者乎苑草未凋風日清美九重機暇鳳輦莅止俯察品彙縱觀物理虎賁執韁兩兩相睨騰蹙傾奔砉歘徙倚待怒氣之既盈俄侵凌之漸邇脫羈發縱勢邁角觝始鏖頸而躑躅復摩肩如委靡乍分立以卭隙遽挑釁於駓騃飄忽若風燕盤旋如磨蟻劃然踴躍人立對起波頽土墳雷轟電駃持久跕跕勝負未決貊瑠聲援陛楯皆裂餘勇雖鼓虛驕已竭嗟兩

雄之相尼卒不追乎一蹶勝者植立揚揚自憮主矜調擾望拜覺躃天爲嚂嘘賜沓繒帛嘗聞單于祭三龍祠以是爲樂龜茲觀七日戲以占耗息今始得以驗其説鄙哉季郈介金其雞杜郪走馬時在側徼開元南面何取於斯顧羽毛之瑣瑣瀆黼扆之巍巍而登牀之舞馬亦不過示異於宴嬉又孰若大逾犀兕猛軋虎貙可以鼓佽飛之士激羽林之孤者哉小臣在列顧瞻震栗悸定而懌氣塞而釋目瞌而豁足痿而力歸來人閒塵土

坌集袋馴白唐闕　促織黃雀山鷓種種有敵下里何知小兒方劇觀於海者難為水曾何辱乎目擊然臣有芻蕘之言增渤澥以涓滴大小雖殊玩物則一惟吾皇遊六藝之囿徵勝負於往昔愚臣一第非手摶而得視試卞為期門之徒亦粗可以備顧問而陳得失也

三臺賦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偕明初馬徵君遊三臺明初有長句既次其韻永歌不足又作是賦其詞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輟趣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白眉之佳客乃渡清洹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之巀嶭者乎冰井峙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憖欲袪我銜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嘻昔有塗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蹶則顰蹙而出涕蓋人心天理之所同況恕其

人而履其地因其跡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嵩巳冒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哭葛如飴誑叔以疾拒客以泥睥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何之見異卒莫逃子將之譏謂輿義以寧國致羣材之景隨爾乃刼遷乘輿地尊天畀彝倫攸斁大廈以隳及乎袁尚既敗審配亦摧黄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鄴領冀州之牧中天植不臣之基慮幾人之稱王乃居之而不疑幾篔幾杵成兹雀嵬子午梁貫愈出愈奇三山鼇戴雙闕

鳳飛連甍複道相為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熙淩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倡酬諏咨登高能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撫冲弱之季豹顧婉孌之娥眉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之漣洏痛富貴之長違遽盡露其情狀彼一牀之八尺容幾許之繐帳要脯糒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

造履組舉瑣瑣於屬纊其横槊賦詩之雄發壁裁后之威奄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簒代丕蓋黙定於主鬯鎖諸妓於幽閨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愴霜鴈訴秋露花泣春穿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往跡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欲媒蘖萬年之為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恥於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為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侈重困乎吾民辛疊障之不鏟俾表惡於無垠今吾與子

效小兒之顰蹙申欺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胸次之磈磊且以酹漢室征西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為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如容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貰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唯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望三臺渺蒼茫乎醉眼

五言古詩

神山避暑晚行田間用陶淵明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為韻十首

田塍晚獨策及此時雨晴東畦與西疃泱泱流水聲豐年已足歡清風復多情歸來藉草坐濁酒還自傾不用澆磈磊我懷無不平

寢迹非絕世雅志使林丘青山足一至勝處靡不游意適輒忘返茲焉夏已秋遥遥目力窮青青盡田疇迷復幸不遠歸歟無異謀

脱身豪俠窟里泯緜新交愛其心無穽不較醉語譊生兒更有教治地盡肥墝禾黍已在眼瓜蔬早登庖愧子良已多況敢希由巢

浮生苦無悰道近人自遠重外樂徇身遺世幾赫咺老農初不知遑遑歲年晚清晨負耒出日夕行歌返悠悠千載心它人莫予忖

落日照我影頎然溪水中凉飈動緜衣勢欲凌虚空顧之一大笑與爾將無同昔也爾何適兹焉爾何窮莫道

山林陋乃有黄虞風

昔人植松柏映蔚彌崇岡不為朝夕利千載當自長植

槿非不榮我圃因之荒白髮走畏途途修馬非良桑榆

賴非晩此樂且無央

靜念少日事躁中劇揠苗欲令千載淳反之在一朝斥

鷃不自量上欲摶扶摇世怒任盲俗林譏愧清謡傲骨

日已長及辰事逍遥

淵明昔歸休閑歲纔五十我雖年近似我道慙什百兼

金與尺璧敢取儕瓦礫緬馬動真想迅往孰誘亦庶幾
歸田園千載可同迹
我聞昔桃源民風近無懷兹山亦深窈中有讀書齋但
絶車馬迹不惜雲煙埋旁圍靡靡山上蔭高高槐聊以
永今朝得酒從無睽
我髮日以變山色日已新舉杯試問山古今閱幾人我
非山主人聊為山之賓杖可入幽險詩能寫清淳但恐
我它適山乎爾誰鄰

宿臨湘贈誠之監縣

北風櫓聲乾晩泊斷磯下雲岫浮修蛾霜空入平埜鳴鴈無處尋落日不可畫重岡護巖邑百里寄民社籍甚賢大夫居然魯恭化豐年足粳稻沃壤滿桑柘我如無心雲底事勞候迓爛醉得詩歸江山非傳舍

李伯徵中丞奉東宮命作椎結請紀其故以百字頌而祝之

總角習義方結髮事明主櫛縱豸且貊勤勞幾寒暑青

皇一顧中遂與國人伍區別垂鬒雲岐分戢鵷羽昔我
秋谷公爬搔淨寰宇象賢實無愧冠服儼前矩願言壽
而康三握勿為苦它年麟閣上雪鬢照簪組何用拭肝
石道貴隨所處老我任飛蓬謌詩美繩武

五言律詩

荻港早行

水國宜秋晚羇愁感歲華清霜醉楓葉淡月隱蘆花漲
落高低路川平遠近沙炊煙青不斷山崦有人家

夜行潤陂

蕩蕩唐虞世區區蝨蟻臣露餐烏攫肉夜渡馬知津危棧依山盡微行到水瀕風霜儘蒙犯庶用答涓塵

橫浦登舟

南征殊不惡樂事總相關馬上行思句舟中卧看山盡收煙景去滿載月明還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間

七言律詩

登岳陽樓

半空輪奐壯巴丘消得騷人一繫舟雲氣遠攜湘雨至湖光寒入蜀江流山川信美非吾土天地無窮有此樓三十四年如夢過可憐華髮賦重遊

過湘潭

江邊楊柳翠縈回柳外人家畫畫開一夜東風花落盡千年華表鶴歸來暮雲山出遠浮黛春雨水添濃潑醅莫艤扁舟訪陳迹白頭懷抱易生哀

祝融峯與廷鎮鶴詠有懷歐陽原功蓋嘗約

同遊而予不能待其歸也

載酒窮躋最上峰嘯歌聲撼海濤風得陪五馬二千石
獨少三生六一翁爲問北門紅日下何如南嶽白雲中
寄詩幾欲申前約無奈人生似燕鴻

閒居雜詩

鬢髮蒼蒼齒動揺自知宜退待誰招茶餘引鶴消春晝
酒醒聞雞記早朝肥截玉肪羮縮項香翻雲子飯長腰
尚嫌門有徵詩客時與山人破寂寥

和傅汝礪寄來韻

春紅團圃眩西東花下縈紆一逕通不向雷門操布鼓要從人海見珠宮多言浪負三千牘老夢都忘十八公珍重吾宗有成訓人間何似在山中

七言絶句

杜子美像

删後騷餘代有聞集成惟許杜陵人憑誰寄語泝流者流到江西不是春

和康里子山韻

洞深春早透蘭芽牕曉雲香亂海霞萬丈紅塵飛不到紫簫吹綻碧桃花

李陵臺

李陵臺下駐分臺紅藥金蓮徧地開斜日一鞭三十里北山飛雨逐人來

令狐學士金蓮圖

九天光彩動金閨輦路風香樹影齊却笑漢家恩數薄

只教天禄待青藜

董仲達送予至湘陰別後順風比晚行三百里悵然有懐作一絶付其僕之逺送者持歸

江蘺杜若滿汀洲騷國春來亦可愁一日順風三百里故人何處望歸舟

即事

幾家門繫釣魚船一陣風香燎麥煙畫出太平村落景酒旗多在緑楊邊

歌行

題友人所藏明妃圖

臂香骨沁守宮虗金鎖重門怨銀鑰深宮有眼不識春畫長時聽雲間樂平生所見惟監宮今朝豈期見畫工君王知畫不知妾薄命已分如秋蓬黄沙漫漫天無窮驚飈吹老紅芙蓉穹廬明日又何處此生遂負南歸鴻和親納侮號上策建議詒謀婁敬責妾身雖苦免主憂猶勝專寵亡人國闗山寥落夢亦迷嫁雞正爾隨雞飛

人間生女莫望貴只可近作田家妻琵琶聲斷霜天月青塚至今青不歇後來却有蔡文姬千古胡笳辱哀拍

喜逢口　并序

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世傳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遂葬於是俗因謂之喜逢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雖莫究其世代姓氏而其言有足感人者故作是以紀之

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饑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

一去不返當如何去時云戍東北鄜直出榆關度遼水
白頭即罷與影俱豈憚山川千萬里天教此地適相逢
父曰從天墜吾子笑疲樂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遽如此
官家開邊方未巳同生又別寧同死山雲漠漠風颼颼
山頭雙塚知幾秋當時不忍一朝喜今日翻成千載愁
猶勝貞女化為石終古孤身雙不得清江寒影日悠悠
行人一去無消息

赤壁

孽瞞禍水劇趙女漢火餘光能幾許蜀方傳薪噓未然
吳偶束緼成一炬萬艘枯葦沃以膏空江如鞴長風鼓
九淵鼎沸羮魚龍連營熾炭膰貔虎雄圖南紀成畫餅
匹馬華容作窮鼠坡翁乘興賦赤壁爛漫天機湧毫楮
偶從雪裏寫芭蕉又似驪黄不毛舉考圖求故此其地
疾惡千年若躬睹江山蕭條歲華晚興廢人間幾今古
買魚沽酒弔阿瞞醉和漁歌短蓑舞

哀棄兒

雪霜載途風裂肌有兒鶉結行且啼問兒何事乃爾悲父母棄之前欲追木皮食盡歲又饑夫婦行乞甘流離負兒遠道力已疲勢難俱生灼可推與其寠尾莫我隨不如忍割從所之今夕曠野兒安歸明朝道殣非兒誰父兮母兮豈不慈天倫遽絶天實為十年執政雖咸腓發廩有議常堅持昔聞而知今見之倉皇援手無所施兒行不顧寒日西哭聲已遠猶依稀

李惟中學士自西臺侍御召入以未央宮瓦

硯為貺作此謝之

漢家作宮法紫徽金鋪玉户明華榱甎官陶瓦極能事鉛丹細擣咸陽泥一朝神雀去不返秋風禾黍驚離離谷陵且變此宜盡一二時出農夫犁人間購求作珍玩洗刷篆籀分毫釐西臺執法好事者礱磨為硯尤瑰奇體呈全璧徑尺許治開新月才一眉堅如鐵石潤如玉墨聲瑟瑟松風吹惠然匣送感高義但惜所與非所宜公才真是謫仙裔善事利器方相資嗟予蕪學忝詞館

雖有此器無能為世傳銅雀亦佳品㨨刔黄壤今無遺
高皇埀統四百載老瞞何物敢等夷愛人屋上烏亦好
況兹適用逾端溪楮生毛頴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
代言揮制固多愧玉堂風月猶能詩

贊

文文山畫像贊 并序

有壬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遊甞序公傳而未得
拜公像意其雄傑峭異若太史公疑張子房為魁梧竒

偉也富弼實奉像求贊始遂瞻拜乃温其如玉焉然
其栗而廉者不可揜也仁者必有勇公之謂也贊曰
精金不蝕貞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孰
為其真摧抑百至而力不紉間關萬狀而氣益振我公
之心有如此水我人我民我疆我理獨有入海萬一振
起天實厭宋臣力竭矣慷慨就俘氣言益厲談笑燕市
取義得義一言一動足為人師若曰父母有疾不可以
難愈而不藥則百世之訓彝厚顏鄙夫偷生一時死何

所遺壤腐氷澌公乃不死孰得而死之予今見公圖繪固嚴霜烈日之梗槩而景星鳳凰尤足以慰後世快覩之思也

題跋

題歐陽文忠公告

文與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與道二而天下之教衰經籍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辭非不工也施之於用卒害其政者與道二焉爾昔蘇子以韓愈配孟子而以

歐陽子配韓愈天下以為知言後世無敢有異議者韓也歐陽也推而達於孔氏之道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又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嗚呼此歐陽子之所以為文而先儒謂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者也有王幼讀其書即知好之見其紆餘委備容與閒易初若易入望洋而嘆而後知其大且至也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玄原功其後也登延祐乙卯進士第名能為古文

潁州後子孫散而四方能世其學者原功爾出所藏至和元年五月告身示有壬曰太師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時罹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除此其告也陵谷變遷歸然獨存傳而至玄玄也歷冑館奎閣奉常太史幸不至墜世業子吾同年其為識其左又曰子以叅議中書省事母憂去官服除亦以前職名古今事有相契者其併記之有壬早讀歐陽子得與其後同年而又相好故敢以謏聞識之若夫德業之不究

而以迹之粗類者委之豈原功私我之深遂忘其擬人以倫而傷其知人之明邪將原功警我以希賢之學邪警我以希賢之學也則不敢不勉

題李士誠持信手卷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劉氏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大抵皆有官者所用隨其職給於上後世人始自為今易水時有得大不過三五分其文率不同他出諸土者班班可見皆私作

持以為信者也然莫盛於近代士大夫簡牘題詠既書姓名必繼以印哆然標榜以為粉澤予素疎但書姓名乃有刻而見贈因求印其上者甚至有假為者厥後馴習積至盈篋蓋不能免俗焉時之所尚若是雖近文事其亦文之末也夫世稱圖書甚無謂實印爾其椌用銅若象若木之堅緻者惟舉世尚之故製作日精然皆出江南北工未聞也吾鄉李士誠是藝之精無愧南工蓋其翁學於江右文生而士誠傳其家法焉求扁室顏本

之説文以持信扁之且使知其槩庶不為俗工

跋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唐安樂公主出降益州獻碧羅為花鳥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陸龜蒙紀錦裾謂其禽鳥花卉諦視條段斬絶分畫縝緻不可狀雖不可見想像不過景物精絶而亦疑其夸也若夫字畫見諸組織者大率僅能成字而筆意則未易得宜相張君藏織成宣和御書常清淨經一卷筆意之精不失毫髮機軸之異又

有不可名言者面文背質判然二文而吻然一層不知
當時之工何以施其功於機軸之間也因知碧羅錦裾
非夸而又有不及者雖然奇則奇矣特一物爾而予因
是深有感焉宣和間萬事已隳清淨經謂神好清而心
擾之心好清而欲牽之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
自清嗚呼斯言足以為國矣知而不能踐徒從事組織
之末秪增其多欲爾故予不暇論組織之工而深有感
於是焉是卷出没之詳同年歐陽原功叙之矣其巳卯

冬與予同觀蓋庚辰冬也

跋重刻羊祜碑

隋淚碑在天地間與元氣相為無窮昔之亡也有不亡者存蓋立德立功立言有一於此足以不亡況備之者乎太傅之未就交辟也郭奕以為今之顏子其德之著見者若此委質而後大勲偉績史不勝書其功懋矣若夫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其於立言蓋有儒者之風焉使及孔氏其殆庶幾乎

陸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未足以盡之也李商隱因韓子淮西碑有言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辭之精絶者不託於器且不可泯況德之浹人肌骨者乎昔太傅造峴山言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余謂但有峴山便有太傅且人皆因碑而傳是碑由梁及今至于四刻則因有以著不亦異乎訪舊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編修官楊伊志卿也

序

文丞相傳序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絶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同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趦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

也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振於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祼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

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録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詳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閒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大一統志序

至元二十三年歲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扎瑪里迪音言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為書以明一統世皇嘉納命扎瑪里迪音洎奉直大夫秘書少監虞應龍等蒐輯為志二十八年辛卯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秘府應龍謂比前代地理書似為詳備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斷尚欲網羅遺逸證其同異焉至正六年歲又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右丞相伯勒齊爾布哈率省臣奏

是書國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制可明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御興聖便殿中書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傳旨命臣有壬序其首臣聞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譎叛服有通塞況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腹心地為異域而不能一者動數十年若夫宋之畫于白溝金之局於中土又無以議為也我元四極之遠

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涣其羣而混于一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于實而我實協於名矣且統之為言昉見於易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說者謂天也者形也統也者用形者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則又示人以體乾之道葢天為萬物之祖君為萬邦之宗乾以至健而為萬物始乃能統理之於天皇上體乾行健以統理萬邦所謂一統萬類可以執一御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機括繫焉九州之志

謂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況一統之盛跨軼漢唐者乎是書之行非以資口耳博洽也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一統之世邦有道穀各盡其職於變時雍各盡其力上下相維以持一統我國家無疆之休豈特萬世而已哉統天而與悠久矣

秋谷文集序

相國李韓公秋谷先生薨之二十七年子獻由祭議中

書省事拜治書侍御史進侍御史有壬實中丞一日出
先生文集俾序其端昔蘇子瞻恨不及一見范文正公
與其季子德孺同官于徐序文正遺藳以挂名文字中
自托門下士之末為幸而有壬之擢第也先生寔座主
接餘光親誨益不少視子瞻之於范文正則有壬之幸
多矣序其敢辭先生以雄邃之學為帝者師功勲在王
室聲名滿天下自九重以至於里巷皆以字稱才氣跌
宕落筆縱横歌詩流播荒陬下邑傳郵逆旅往往大書

于辟然世知歌詩而不知其文知其文而墓碑未出不知其功勲之大之詳也國初因仍吏治日就婾窳士氣奄奄僅屬先生在潛邸日久啟沃謂儒可與守成一旦當國即行貢舉蓋倡於草昧條於至元議於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於延祐亦戞戞乎其艱哉三十年來得人之列於庶位者可枚指也士風之隆替治化之樞紐在焉大德之末丁國勢危疑神器杌隉之會猶操舟灩澦三峽遇排山倒海之風而能力賛秘策卒底平濟非社

稷之臣乎若夫名爵掃地而削其尤錫予空帑而復其舊太官侍不鈎檢而藪其濫宿衛依憑城社而沃其宂貴近世臣莫敢議及乃挺身任之灼知將來之危不恤也國家用儒者為政至元而後炳炳有立者先生一人而已有壬因褸其槩使讀是集者知有德有言且以見功勳之出有原柢也皇上追念勲德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獻字伯徵世濟其美詎可量也哉

忍經序

衡陽高士栖碧羅巨海嘗從文山海上歸終身宋衣冠交接稱許尤不苟有壬讀書衡泮居與之隣乃辱與進聞其稱海北道廉訪使榕寓孫公之賢不容口蓋公往來過衡衡士大夫多慕而見之巨海則交處最密者有送行序若詩在栖碧文集今尚能記其槩公金源烏古部人征宋有功歴官所至皆有恵政長憲海北民懷吏畏太夫人年高上疏歸養沂沿湖湘士大夫無不熟公

者今中書左丞大司農良楨榦卿其子也時望所屬公

累贈推忠靖遠著節功臣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魏國正憲公某不及拜下風猶欲識其子孫以

酬平日景行先哲之意而榦卿仕早有聲日踐華要承

乏政府實嘗同寅都城僦屋又得為鄰一日出書曰忍

經以示某曰先子平生有得於此輯而為書子其序之

某識榦卿但知其世有積德而不知其所得之源也及

讀是書為之三歎曰孫氏子孫之賢閥閱之大豈徒然

哉公之言忍有正義有變義有行義使人人有見乎此則修身齊家涖官之道盡在是矣夫以刃加心上而能受之非易事也易之懲忿窒慾書之以禮制心乃其下手要法公皆舉以示人自傳記子史以至佛書道書百家雜著詩賦凡有關於忍經者靡不收入古今之言忍者無以復加矣榦卿既參大政尋拜左丞分省外藩復入政府廟堂以其久勞機務聽辭中書俾專明農士論猶未釋也讀父之書得效若此不惟一身一家又將傳

之天下後世也某賦性褊躁仕途五十年濵於危殆者屢矣使早得伏讀此書庶不至若是之殆也雖然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尚求箴警於國某雖七十有一苟未死一日有一日之事此書尚有資焉

春秋集義序

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經而為集解啖趙考三家短長為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氏傳

出學者翕然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竝用諸家之說幾無聞焉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名家名氏者況有考其短長而折衷為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世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聞逾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此則傳註之說可泥于一偏乎豫

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或略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義擷衆長萃于一歷歷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敎人者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義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諸家優游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廻觀集義心目瞭然與剿人之説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也傳註而已乎

文過集序

丁丑分省予以五月二日發京師八日達上京大臣日侍帷幄時陪論奏退則入省治常事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而京師留省百事所萃必疑不決暨須上聞者始咨報故分省簿書常簡參議左右曹非有疑稟不至都堂日長吏退恒兀兀獨坐閒得朋游歌詩率爾賡和心有感觸亦形詠歌乘興有一二十首而無心營度一字亦復動涉旬日七月十七日奏歸日定有司次第治行予亦諭僮僕槖衣以俟諸生李冕掇拾繆作得百二十首

予視歎曰夫士之窮者乃工于詩予竊祿遹涯人不謂窮也謂予不窮則昔人以道不行為窮方今玄象示儆獠夷弄兵浙人號饑中州告水官瘝民疲財殫粟耗而予靦顏執政道果行乎悲夫予蓋窮者也窮者詩宜工而復不工何哉彼之窮歛其心力一寓於詩予之窮雖疲精竭神於所當為而識淺才劣卒不能為至於詞章小技亦遂俱廢彼之窮猶有詩予之窮併詩而無有而不工猶無也予其窮之尤者乎而不工之語時託箴諷

滕口譊譊者又小人之文過也因題文過集以識予過因以見小人之志又有不在於詩者焉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十